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复活

R E N A I S S A N C E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复 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CHISOTM 青少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SINCE 19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复活/(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71-7516-6

I. 复… II. ①托… ②北…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6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728 号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复活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960 毫米 16开 23.5印张 372千字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1-7516-6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导 读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公认的文学泰斗。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出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赞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年—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年—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写于1889年，完成于1899年，前后持续了十年时间，真可以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这充分显示出作家对这一创作的重视程度。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朵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玛斯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作家写到玛斯洛娃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幻想着美丽的世界。被奸污后的玛斯洛娃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朵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玛斯洛娃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

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撼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斯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人生历程，无情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豪华奢侈的生活、沙皇司法制度的腐败和囚犯们悲惨的命运，生动描绘了农奴制度下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赤贫生活以及他们和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

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名著。



第一部

复
活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处很小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何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弥漫，虽然伐光了树木，鸟兽赶尽，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尽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而且钻出石板的夹缝，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筑巢，苍蝇被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不论植物，鸟雀，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惟独人，成年的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的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非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美丽的世界，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冥思苦出的种种骗人的方法。

因而，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享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上司命令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必把三名看押在狱而且受过审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遵此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面容疲倦，鬓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拦腰系一根蓝色的腰带。这个看守是女的。

“你是来提马斯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前。

看守长“哗唧”一声把铁锁打开了，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





要臭的气味冲出来。他吆喝一声：

“马斯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哗唧”一声关上牢门，等着。

监狱的院子里空气也是新鲜的，令人精神倍爽，这是由春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充满着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味，凡是刚来的人会立刻感到一种萎靡不振、郁闷的心情。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恶臭的空气，可是乍从院子里走进来，也还是生出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忽然感到疲乏，恶心。

复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说话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响声。

活

“我说，快点，马斯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小个子、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一块白色头巾扎在头上，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落下来。这女人整个脸上显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苍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同一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在惨白无光的脸色的衬托下，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但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的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来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一直盯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都一律照办。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那张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正要同她说话。可是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那张皱脸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身去瞧着牢门上那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在里边把脸凑到小窗口上，声音沙哑地说：

“顶要紧的就是别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

“只求有一个解决办法算了，反正好比现在状况好。”马斯洛娃说，摇摇头。

“当然，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看守长说着，露出作长官的人相信自己讲话很俏皮的神色，“跟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马斯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走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时，到处都有牢门小窗口探出的眼睛盯着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了。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交给你了，就交给你了。”





那个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满脸麻子，他把公文夹在他军大衣向外翻的袖头里，笑吟吟地走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一下眼睛，眼睛看着她。两个兵就押着女犯走下楼梯，往监狱的正门走去。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来到了院墙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那个女犯。有的人摇着头暗想：“瞧，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坏行径闹出来的下场。”孩子们战战兢兢地望着她，心想多亏有兵跟着她走，她现在已经不能为非作歹，他们才放了心。一个乡下人卖掉煤炭，在小饭铺里喝饱了茶，此刻来到她前面，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投过来，就没有扭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了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让她内心很高兴。这儿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得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而且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在石块上走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想尽办法能走得轻一些。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跳来跳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拉拉地飞起来，翅膀扇动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微风。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她的境况，就沉重地叹一口气。

二

女犯马斯洛娃有极平常的身世。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和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那个没出嫁的女人一年生一个孩子，而且照乡下常有的情形那样，孩子受过洗，然后母亲就不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把他们很快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像这样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茨冈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处女当中有一个到牲口棚里来了一趟，责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应该把奶油做得有牛臊气。正好产妇带着漂亮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因为奶油老处女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个娃娃，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让小姑娘受了洗，然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



了。两个老处女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孩活到三岁时，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畜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于是那两个老处女就把小姑娘带到她们房中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特别可爱活泼，给两个老处女解了不少闷。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教她念书，打算收她作养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叫她做女工，作得力的婢女，所以挑剔得很，遇到心情不好就处罚小姑娘，甚至动手打她。于是小姑娘处在两种影响之下，到她大了以后，就成了半是婢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亮圣像的铜框，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偶尔也陪两个老处女坐着，朗诵书本给她们。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是她一个也不肯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农民一起生活太苦了，她已经过惯地主家里的舒服日子了。

她照这样一直过到十六岁。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家财豪富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悄悄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明说，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便到姑姑们家里来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就对一切事都厌烦，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开等待着她的耻辱。她服侍老处女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又觉得懊悔了，就要求把工作辞掉了。

两个老处女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辞掉了。她从她们那里出来后，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去做侍女，可是在那儿只呆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是五十岁的老头子，却经常调戏她，一次逼紧了，她心中怒火而起，骂他“蠢货”和“老鬼”，使劲推他的胸脯，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无礼而被辞退。这时候她已经无须再找工作，由于很快她就要生了。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个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她的小男孩只好送到育婴堂里去，那送孩子的老太婆讲，孩子一到那儿就立即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时，身边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赔给她的。可是等到她离开接生婆的家时，身边只剩下六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但自己花，别人向她





要钱，她也总是给。接生婆收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是两个月的伙食和茶叶钱。为了送孩子她花掉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一头奶牛，另外有二十卢布随随便便就用掉了，做了点衣服，送了点礼物。因此临到卡秋莎康复时，身边已经没钱，非找工作不可了。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干。林务官是有妻子的人，可是跟那警察分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厌恶他，极力避开他。可是他比她有经验，有心计，这是因为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指使他。终于抓住时机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识破了这件事，有一次碰见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待在一个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肯示弱，也打起来，结果这个人家没有给她工钱就把她赶出去了。于是卡秋莎到城里去，在她姨母家里住下。姨父是装订工人，生活很好，如今却失去一切主顾，灌起酒来，把能够到手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了。

姨母开一家小小的洗衣作坊，借此养活儿女，供养落魄的丈夫。姨母要马斯洛娃在她的作坊里做一名洗衣女工。可是马斯洛娃看到姨母那里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生活，就有些拿不定主意起来，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只有一个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她才干了一周，年纪较大且生了唇髭的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就丢下功课，调戏马斯洛娃，不让她避让。他的母亲把责任都推在马斯洛娃身上，把她辞掉了。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是说来凑巧，马斯洛娃到佣工介绍所去，却在那儿碰见一个太太，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袒露的胖胳膊上戴着镯子。那个太太弄清找工作的马斯洛娃的景况以后，留下地址，约她去找她。马斯洛娃就到她家里去了。太太热情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打发她的使女带一封信到某处去一趟。到傍晚就有一个高身量的男人走进房间里来，留着很长的头发和白胡子。这个老人立刻挨着马斯洛娃坐下，眼睛亮晶晶的，色咪咪地打量她，跟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马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新从乡下来的雏儿。”后来女主人把马斯洛娃叫去，说这人是作家，有很多钱，只要她中了他的意，他就舍得去花钱。她果然中了作家的意，他给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常跟她约会。那笔钱很快就用完，一部分付清她在姨母家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的衣服、帽子、丝带。几天后作家派人找到她，她就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里去住。

马斯洛娃在作家租的寓所里住着，爱上了同院住着一个快乐的店员。她自动对作家说明此事，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里去住。店员答应要跟她结婚，可是后来却不辞而别，到诺夫哥罗德去，分明把她抛弃了。马斯洛娃从那以后便单身一人。她本来想独自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准。派出所长对她说，她只有领到黄色执照，经过医生检查以后，才能照这样住下去。



复
活

于是她又回到姨母家里。姨母见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就恭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约她做洗衣女工，以为现在她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对马斯洛娃来说，做不做洗衣女工的问题也不存在了。现在她怀着哀怜的心情瞧着前边房间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精瘦的洗衣女工奴隶一样的生活，那边的窗子不论冬夏总是开着，她们在肥皂水的三十度蒸汽里洗净和熨平衣物，有些人已经得了肺病。当她联想到自己也可能做这些，就不由得心惊胆颤。

正是在这时候，在马斯洛娃缺乏保护人而特别贫困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领家找到了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吸上纸烟有些时候了，然而在她跟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他抛弃她以后，她又越来越喜爱喝酒。酒所以吸引她，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好喝，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喝酒使她能够忘掉她经历过的痛苦遭遇，纵情欢笑，相信她的尊严，而这在她不喝酒的时候却是办不到的。缺了酒，她的心情总是消沉而迷茫。

领家设宴款待姨母，灌醉马斯洛娃，约她到本城一家最好的妓院里去做妓女，对她列举这种地位的种种优越性。马斯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安于女仆的屈辱地位，必然受到男人的纠缠，发生私下的和临时的通奸，要么干脆取得这种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专干公开的、为法律所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诱奸她的人，报复店员，报复一切欺侮过她的人。同时还有一件事打动她的心，成为她下定决心的原因之一，那就是领家对她说，她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不论是天鹅绒的、罗缎的、丝绸的衣服或是袒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一概都能做。马斯洛娃想象她穿上一件黄艳艳的绸衫，滚着黑丝绒的边，领口开得很低的模样，就再也顶不住，交出了公民证。当天傍晚领家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候起马斯洛娃就开始过一种经常违背上帝意愿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这是千千万万妇女不仅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它的奖励所过的生活，这是这类妇女当中十个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睡。下午两点多钟或者三点多钟，她们才从肮脏的床上疲惫地爬起来，由于过度饮酒而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往外看，无精打采地互相对骂上几句。然后漱洗，抹油，浑身上下洒香水，试衣服，跟鸨母吵架，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露身体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华丽、金碧辉煌的大厅。客人





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通奸，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人，有差不多像是孩子的，有老态龙钟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得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各样阶层、年龄、性格的男人全都有。喧闹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天亮。直到早晨她们才空闲下来，昏昏睡去。天天这样，个个星期如此。一到周末，她们就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去，那儿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师，都是男人。他们有的时候用认真而严厉的态度，有的时候却泯灭了大自然为防止犯罪不但赋予人类而且也赋予禽兽的羞耻心，竟用嬉笑态度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把许可证发给她们，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跟同谋者所干的那种行径。下一星期又是这样。总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不论是平日还是假日，天天都是如此。

马斯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这中间她换过两家妓院，进过一回医院。在她的妓院生活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失身以后第八年，即在她二十六岁时，她出了事，为此下了狱，在监狱里跟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以后，如今被押解到法院去受审。

三

正当马斯洛娃随着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快要走到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当初对她诱奸的那个人，正躺在一架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的、被单已经揉皱的弹簧床上，穿着整洁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口，吸着纸烟。他的眼睛盯着前面出神，他在想事情。

昨天傍晚他是在家财万贯、门第显赫的科尔恰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揣测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回想这些，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丢掉吸剩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但是又改了想法，把两条光滑的白腿从床边耷拉下来，用脚找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在宽阔的肩膀上，迈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到卧室隔壁的漱洗室里去，那儿满是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他那些镶补过许多处的牙齿，用喷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全身上下开始擦洗，再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手，仔细地用刷子剔净长指甲盖，凑着大理石的大脸盆洗净他的脸和粗脖子，然后走进从卧室数起的第三个房间里，那儿





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他在那儿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满的白净身体，拿松软的毛巾擦干，然后穿上干净的，熨平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得像镜子那样明亮的皮鞋，坐在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理顺卷曲的小黑胡子和头上前半部已经渐渐稀疏的鬓发。

所有他的用品，包括内衣、服装、皮鞋、领带、别针、袖扣，一概是最高级、最昂贵的品种，雅致，朴素，耐用，贵重。

聂赫留朵夫在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挑了两样（从前做这种事是新奇有趣的，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之后把已刷干净的，放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于是他，虽然算不上神采奕奕，不过总算干净利索，周身喷香地走进了长方形的饭厅。饭厅里，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亮，上面放着橡木的大食器橱，一张也是很大的、可以拉开的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大模大样地叉开来，样子颇为庄严。这张桌子上铺着僵硬的、绣着巨大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满香气四溢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着煮开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旁边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最新一期的“《两个世界评论》^①”。聂赫留朵夫刚要把信拆开，忽然直通走廊的房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体态丰满的女人从容地走进来，身穿丧服，头上戴着用花边做的装饰，借以掩盖她那渐渐变宽的头发挑缝。她本来是聂赫留朵夫的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不久以前他的母亲在这个住宅里去世，如今她就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好几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很有贵妇的相貌和气质。她从小就在聂赫留朵夫的家里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②的时候她便认识他。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新闻吗？”聂赫留朵夫打趣地问。

“科尔恰金公爵家里送来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早已送来了，到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等着呢。”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交给他，露出会心的一笑。

“好的，等一等。”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来说，注意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不仅皱了一下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的含意是说，这封信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依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聂赫留朵夫已经准备跟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达的这种推断，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是不

① 法国期刊，创办于1829年，以其文学评论方面的影响而著名。原文为法文。

② 米坚卡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愉快的。

“那么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看见桌上扫面包屑用的刷子放错了地方，就拿过来放在另一个地方，然后从容平稳地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香气四溢的信，抽出一张边缘参差不齐的灰色厚纸，上面是俊秀飘洒的字迹，他开始读道：

我既然承担了帮您记住一切事情的责任，那么为尽责起见，我要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得出庭去作陪审员，为此您不管怎样也不能照昨天您用平常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所答应过的那样，陪着我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了，除非你肯向区法院支付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① 由于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便记起了这些。那么您不要忘记才好。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信纸的背面写着几句话：

“妈妈让我告诉您，您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不管什么时间。”^②

玛·科”

聂赫留朵夫皱了一下眉头。这封便函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进行的一种精心的工作的继续，其目的在于用一根根目力看不见的细线把他和她拴得越来越紧。不过凡是年纪已经不轻而又没有恋爱着的男人，对结婚问题总是迟疑不决的，除此以外在聂赫留朵夫那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向她求婚。这个原因倒不在于十年前他诱奸过卡秋莎，后来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也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却在于这段时期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的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断绝，可是她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聂赫留朵夫见着女人很怕羞，可是恰好是这样才在那个有夫之妇的心里引起了要征服他的愿望。那个女人是某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那个县里每到贵族选举期间聂赫留朵夫总要去一趟。那个女人果然勾引他与他发生了关系。时间流逝，这种关系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变得越来越迷人，同时也越来越可怕。最开始聂赫留朵夫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感到对她内疚，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即使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有心，也没有权力向科尔恰金娜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聂赫留朵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涨红了脸，顿时感到一种精神振奋的状态，这是他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体验到的。然而他的激动却是多此一举。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的主要田产所在的县里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说：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安排在五月底，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来一趟，以便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车马大道等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给予支持^①，因为预料在讨论当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抗。

复
活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他纠合一些政见相同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逐渐争权的反动势力，全心而战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也不知道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痛苦的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已经知道这件事，准备跟他决斗，他就打定主意朝空中放枪。他还想起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一时负气，往花园里池塘那边跑去，打算投水自尽，他就跑去找她，“我不能到那边去，而且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无计可施。”聂赫留朵夫暗想。一个星期以前他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不对，准备用各种方式弥补他的过错，不过为了她好，他仍然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从此一刀两断。他目前正等着回信，还没有得到她的答复。她没有回信倒多多少少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决裂，她早就写信来了，或者索性照她以前做过的那样亲自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那边现在有一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嫉妒得难受，同时却也使他高兴，因为有了摆脱这种使他苦恼的虚伪局面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信里写道，他希望聂赫留朵夫务必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他的继承权，此外关于如何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也好做出决定：究竟是依然已故的公爵夫人生前那种办法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向已故的公爵夫人提出过而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重提的办法来经营，也就是增加农具，并且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来经营。总管写道，这样的经营方式划算得多。同时总管道歉，说是按预定计划本月初应当汇上三千卢布，不料稍稍耽搁了一下。这笔钱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所以推迟汇款，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钱，他们过于狡猾，因而他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迫他们拿出钱来。这封信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是既愉快又不愉快的。感到自己拥有广大的家业，那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是当初他年纪很轻的时候

^① 原文为法文。



复

活

原是赫伯特·斯宾塞^①的热烈的信徒，而且由于他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②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原理就特别使他震动。他凭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但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但在大学里就这个原理写成论文，而且当时在实际行动上就把一小部分土地发给农民了（那块土地不属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他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母亲的田产而成为大地主，就必须二者择一：要么照十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财产，要么用默认的方式承认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而虚伪的。

第一个办法他做不到，因为他除了土地以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情愿去做官，可是他又已经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认为要丢掉这种生活习惯已经不可能。再者，他也感觉到不必要改变生活，因为他青春时代那种信念的力量、那种果断、那种要做一番伟大事业的好胜心和愿望，已经一概不存在了。至于第二个办法，那么“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这个确凿的道理原是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看到的，过了很久以后又在亨利·乔治^③的著作里找到深刻的论证，现在要加以否定，在他也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只是为这，总管的信才使他感到不愉快。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后，就到书房里去查一下通知，看他应该几点钟出庭，此外他还想给公爵小姐写一封回信。要到书房去就得先穿过一个画室。画室里立着一个画架，上面反放着一幅已经开了头的画。墙上挂着些画稿。他看到那幅他下过两年功夫的画，看到那些画稿，看到整个画室，近来常常特别强烈地出现的感觉，那就是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步履维艰了。他把这种感觉解释为他的审美感发展得过于精致。话虽如此，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才能而把军务辞去。他站在艺术事业的高峰上，有点看不起其他的工作。现在事实证明他没有权力那样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牵连到绘画的回忆都是不愉快的。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打量画室里的种种豪华设备，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走进了书房。那个房间又高又大，有种种的摆设、用具和舒适的设备。

①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的进化论者。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复
活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上一个标明“紧急”字样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上面写着他必须十一点钟出庭。然后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明他感激她的邀请，他尽力去吃饭。可是他写完信后却把它撕碎，因为信上的口气过分亲热。他又写了一封，这一回口气却又太冷淡，几乎会得罪人。信又被他撕掉了，按了按墙上一个电钮。一个上了年纪、脸色阴沉的听差从房门口走进来，他留着络腮胡子，上唇和下巴剃得光光的，腰上系着一条灰色细布围裙。

“劳驾，去叫来一辆马车。”

“是，老爷。”

“还有，您去告诉科尔恰金家那个在等回音的来人，让她替我道谢，就说我会全力去的。”

“是！”

“这是失礼的，然而回信我又写不成。反正今天我会跟她见面。没关系。”聂赫留朵夫暗想，走出书房去穿衣服。

他穿好了后，走出去，到了门廊上，一辆熟悉的、装着胶皮轮胎的出租马车已经在等他了。

“昨天，您刚刚从科尔恰金公爵家离开。”马车夫把他那晒黑的而且墩实的脖子从衬衫的自领口里微微扭过来说，“我就赶着马车到了他们家门口。看门人说：‘他老人家刚走。’”

“就连这些马车夫都知道我跟科尔恰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暗想，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在他心头萦绕而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否该和科尔恰金娜结婚呢？他对这个问题如同对当前他所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一样，无论如何也没法决定究竟该照这样办还是该照那样办。

应当结婚的理由，大致讲的会是：第一，结婚除了给予他家庭的温暖和快乐，消除他的性生活的混乱以外，还使得他有可能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聂赫留朵夫主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方面：家庭和子女会给他目前这种毫无内容的生活添上一种意义。这就是赞成结婚的基本理由。至于不适合的原因，大体说来不外是。第一，害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年纪已经不轻的单身汉所共同有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动物抱着下意识的恐惧心理。

至于具体说来应当不跟别人而单跟米西（科尔恰金娜的名字是玛丽亚，可是如同上流社会某些家庭里的情形一样，她得了这样一个译名）结婚的理由：第一是她的家庭是贵族，在各方面，从装扮到谈话、走路、发笑的风度，都跟普通人不同，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超群出众的地方，而是因为她“正派”，他只能这样形容这种品质，不过他是把它看得很重的；第二是她把他看得高人一等，因而依他看来她是了解他的。这种对他的了解，换句话说，这

